

南方的祠堂（二）

-----血战瓜步

西元 450 年，淮西古道上，一支步骑数十万的大军向东南行进。一时间尘土飞扬，人喧马嘶。鲜卑武士身著羊皮袴。索发结辫。袒胸挂甲，持槊驱马，杀气腾腾。这将是拓跋鲜卑规模最大的一次南征。鲜卑太武帝秃髮（拓跋）焘（鲜卑名佛狸）亲率大军攻宋。先渡黄河，再渡淮河，兵临瓜步，饮马长江。是拓跋胡骑到达的最南端。秃髮焘扬言要渡长江。气吞山河，志在必得。大有夷平江南，灭绝汉人之势。不亚当年苻坚，胜过后世完颜亮。

秃髮（拓跋）部比匈奴、羯、慕容鲜卑、氐、羌都落后，对汉文化既有缓慢的接受又有顽强的抵抗，尽量保持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凭借它的高度野蛮性——残酷的屠杀和贪婪的掳掠，趁宋武刘裕剿灭慕容鲜卑和姚羌之际，竟战胜以上各部残余，称雄华北。拓跋鲜卑自西元四八四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起，才制定俸禄，在这以前，拓跋鲜卑的官员是以掳掠贪污为正当生计。掳掠人口尤为武官致富的重要手段，如长孙肥一次得汉人奴婢数百口，牲畜上千头。拓跋鲜卑贵族拥有大批汉人奴隶。仇池公杨盛上表叙述鲜卑魏国情形时，说鲜卑的妃妾都住瓦屋，有婢女千余人，织绫锦，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蔬，贩卖谋利。秃髮皇室利用婢女来养活妃妾，各部大人，头领及后来的文武百官也是靠汉人奴婢、隶户来养活。拓跋鲜卑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以拓跋首领为首的统治集团下至一部分鲜卑士兵，各占有多少不等的汉人奴隶，后来拓跋鲜卑不牧不耕，就靠战争致富。拓跋鲜卑军队也因此十分凶悍。

一旦秃髮鲜卑占领淮南，渡过长江，江南遗黎生灵涂炭。华夏不复存在，汉族也将在地球上消失，也就谈不上今天的中国了。一时间风云突变。举国震惊，南逃的汉人深受羯胡索虏之害，听了都吓呆了，以致有人荷担而立。大江南北汉人自募壮丁，王公大臣也出丁从军。王室嫔妃，大臣女眷纷纷捐献。同仇敌忾。宋军集结大江南北。一场决定汉族生死存亡大决战展开了。

而这场大战在《北史》中仅寥寥数笔，什么“车驾临江，起行宫于瓜步山。诸军同日皆临江，所过城邑，莫不望尘奔溃，其降附者不可胜数。…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云云。

秃髮鲜卑先攻悬瓠和项城，破城后烧杀淫抢，鸡犬不剩。十一月，鲜卑大军至沛郡萧城一带。欲渡泡水。沛县汉民烧泡桥。至夜，汉民在林中击鼓，虚张声势。一支鲜卑军以为宋大军夜袭。争渡泡水，水深酷寒，冻溺死者过半。但随后鲜卑大军攻彭城，徐州刺史刘骏（宋文帝子）决心死守。拓跋焘在戏马台（或曰凉马台）搭氈屋。可望城内。指挥鲜卑士兵大举攻城。鲜卑军屡攻彭城不克。死伤无

数。拓跋焘纳崔浩的计策。绕过汉人的重镇。直接南下，一路上，鲜卑军士见丁壮人就杀，见屋庙即焚，烧杀淫抢。在这种血腥恐怖中，许多汉人弃城而走。宋将刘康祖(彭城吕人)奉命率八千将士回守寿阳，被秃髮仁八万鲜卑骑兵在尉武一带截住。刘康祖治军严明，几个月前曾击败拓跋焘大军于汝南，斩鲜卑大将乞地真。刘康祖结车营对抗。鲜卑骑兵四面攻击，八千将士英勇杀敌，从清晨至午后四五点，杀鲜卑兵万人。血流没踝。刘康祖十处负伤仍斗志高昂。鲜卑兵将刘部隔成三块。混战至夜。夜风起，鲜卑将马负草点火后冲击刘营。刘康祖各营起火。后有流矢贯刘康祖颈，坠马而死。刘营将士至死不降。刘康祖八千生力军最后被鲜卑骑兵掩杀殆尽。

鲜卑随之攻尉武。尉武东北有一小垒。参军王罗汉领三百人据之。鲜卑军至。猛攻小垒。王罗汉三百将士殊死抵抗。矢尽力屈。王罗汉被擒。锁其颈后。并由鲜卑三郎卫士看管。是夜，王罗汉打断卫士头，抱锁亡走。得入盱眙城。鲜卑永昌王攻破尉武，引兵威胁寿阳城。又焚掠马头、钟离。宋军则保城固守。

另一方面，宋文帝以臧质(字含文，东莞莒人)为辅国将军率万人北救彭城。还没有到盱眙，鲜卑大军已过淮河。仆射胡崇之，积弩将军臧澄之，建威将军毛熙祚各自领军。由臧质指挥。盱眙城东有高山，臧质恐被鲜卑占据，令胡崇之、臧澄之二军营于东山上，臧质自营城南。又令毛熙祚据前浦。鲜卑燕王秃髮谭率鲜卑大军猛攻胡崇之和臧澄之二营。二营军士奋勇力战不敌，胡崇之和臧澄之死于乱军之中。

鲜卑又攻毛熙祚部。毛熙祚部是北府(刘裕所建)精兵，部下李灌，周胤之、与杨方生等与鲜卑军浴血奋战。杀敌甚多。击退鲜卑大军。后来毛熙祚受伤致死。所部遂散乱。战至次日黄昏，臧质南营军也被鲜卑击败。臧质弃辎重器甲，仅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璞自任以来，备战积极。城固粮足。并备有精兵三千。臧质入城与沈璞共守盱眙。

另外领军将军刘遵考也奉命率军救彭城。鲜卑军已断其道。引军返还，与左军将军尹弘同守横江。少府刘兴祖守白下，黄门侍郎萧元邕守裨洲，羽林左监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将军泰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参军事向柳守贵洲，司马元度守蒜山，谿议参军沈县庆守北固，尚书褚湛之先行京陵，仍守西津，徐州从事史萧尚之守练壁，征北参军管法祖守谯山，徐州从事武仲河守博落，尚书左丞刘伯龙守采石矶。各路宋军层层设防，逐次抵抗，虽未胜一场，但英勇奋战，使鲜卑每战都付出很大伤亡。还有人散发童谣“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

拓跋焘自彭城城外南下，十二月，于盱眙渡淮，击破胡崇之，臧质等军。仅留尚书韩元兴数千人继续攻打盱眙，亲率鲜卑大军南下，令鲁秀出广陵，高梁王阿斗泥出山阳，鲜卑永昌王于寿阳出横江。凡所经过，大杀大掠。那浙西祠堂里的太公全家大概就是这时与南兖州十数万汉民一起蒙难的。

瓜步山，今江苏六合县东南。东临大江。“涛水自海注江，冲击六百里许，至此岸侧，其势稍衰。”

拓跋焘大军至瓜步，临江设营。在瓜步山上修道，上设氍毹屋（就是现在见到的蒙古包的原始型）。拓跋焘在山上大会众将，望江举杯。一时酒兴大发，高歌嘎仙洞曲。众鲜卑将领咬着带血的烤肉，高举酒坛随之群舞，声势胜过当年铜雀酒会。次日拓跋焘下令拆坏民屋，并伐芦苇，于滁口造箬筏，信誓旦旦，要渡大江。

宋文帝则大发水军，巡逻江面，上接于鄱阳湖，下至蔡洲，陈舰列营，周亘江畔，自采石矶至暨阳，六七百里，战舰盖江，旗甲星烛。宋皇太子刘劭批上战甲亲自出戍石头城，前将军徐湛之守石头仓城。

鲜卑南侵，一路烧杀淫抢。虽野战每战必胜，但伤亡惨重。又几无克城。淮南军民坚壁清野。鲜卑大军粮紧马乏。各路鲜卑军一一受阻，渡江无望。拓跋焘闻盱眙城中粮草丰裕。便一面沿江抢掠，焚庐烧舍，一面于宋元嘉二十八年（西元451年）正月二日回师攻打盱眙城。到了盱眙城下，拓跋焘向臧质求酒。臧质在酒壶中封溲便与之。拓跋焘大怒。当日在盱眙城外筑长围，一夜便合。鲜卑军士运东山土石填城外堑沟。拓跋焘又恐臧质从城内水路遁走，用大船在君山作浮桥，以绝淮道。城内宋军乘舰应战，一场水战，盱眙军民击败鲜卑的企图。第二天，鲜卑改用方舫为渡桥，渡桥上各有鲜卑重兵自卫。宋军从城内多次反击无果。于是鲜卑在君山立渡桥，盱眙城水陆路并断，彻底被围。

拓跋焘亲率鲜卑大军攻盱眙。但连日攻城不利。鲜卑军士用钩车钩垣楼。宋军则用环系大绳拉住，数百人死死拉住钩车，使其不能后退。至深夜，宋军以木桶盛人，悬出城外，截其钩获之。第二日，鲜卑大军又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撞一次，仅落下数升尘土。拓跋焘叫人作一铁椅，于上施铁刺，说是破城后擒获臧质要让他坐上此椅。臧质则扬言：斩焘封开国县侯，食邑一万户，赐布绢各万匹。拓跋焘老羞成怒。令鲜卑军轮番攻城。鲜卑人穷凶绝恶，日夜反复登城。盱眙城内守城器械其全，把鲜卑的一次次猛攻都打退了。在拓跋焘指挥下，鲜卑士兵在城墙边坠而复升，莫有退者！盱眙城内虽只有三千七百士兵，但四周逃入盱眙城内的难民上万。城在人在，城破人亡。盱眙城内军民殊死抵抗！鲜卑军被杀伤万计。后来鲜卑高梁王也被射死。鲜卑军士尸体高堆与盱眙城平。拓跋焘令

骑兵越尸而过。城内矢炮齐发，尸体堆积虽高却不稳。鲜卑武士纷纷坠马。拓跋焘一意孤行，如此攻城三十日。盱眙城内军民伤亡重大，那浙西太公兄大概也是此时蒙难。当时盱眙城下，鲜卑将士尸骨成山。死伤过半。人马竭乏。且疾疫死者甚众。拓跋焘把鲜卑主力消耗在盱眙城下，各路宋军看到机会逐渐慢慢反攻。彭城中宋军主力则截断鲜卑之粮道和归路。又传宋京遣大批水军自海入淮。当年宋武刘裕的汉人大军就是自海入淮后灭了慕容鲜卑的南燕。因此鲜卑军心大乱。拓跋焘无奈，于二月二日焚烧攻具，退兵遁走。

拓跋焘这次南侵失败，尽量发泄了他的所有野蛮性。宋朝南兖、徐、兖、豫、南青、南冀六州地方，都遭受重大破坏。鲜卑兵一见丁壮人就杀，刺婴儿在长矛上，舞矛以为戏乐。有一支鲜卑部落掳去生口（被捕获作奴婢的汉人）一万多人，听说宋兵来追，把生口全部杀死。鲜卑各军又捕捉宋民，驱回北方作奴，有的捕得五千余家，有的捕得五万余家。鲜卑兵经过的郡县，房屋被烧毁，变成一片白地，春燕归来，只好在树上造巢。宋从此国力大损，鲜卑兵马死伤也过半数。只得退兵，北渡淮河，再北渡黄河回平城。拓跋焘用兵没有受过这样的挫败，大为鲜卑国人所怨恨；鲜卑人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死伤，鲜卑虽悍勇。从此害怕同汉人作战。后来拓跋宏为了要迁都至洛阳，竟要挟鲜卑贵族要南征汉人。鲜卑人害怕南征，宁可迁都至洛阳。

瓜步之役之胜利。是汉人付出了惨重代价后得到的惨胜。但汉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得以继续生存下来。南方的千里家园大都保存了下来。

西元四五二年，宋元嘉二十九年二月初五，不可一世的拓跋焘被宦官宗爱杀死。竟应了童谣“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拓跋焘死后被鲜卑人尊为北魏太武帝。

瓜步之役是南北朝时的一场极为重要且规模巨大的一次战争。当时拓跋焘一扫黄河以北的中华大地。强盛的拓跋鲜卑发展到最顶峰。拓跋焘原望亲率大军南征，一举消灭汉人赖以生存的南方宋朝，拓跋鲜卑就可杀尽汉人而一统天下。结果无功大败而归。南朝宋军在全民族的支持下顶住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鲜卑大军。使汉文化在南方又延续了一百三十余年。这样的战争许多史书都不提或按唐时说法轻描淡写，好像无关紧要。